

在上海,有这样一支家长合唱团——许多人加入之后便开始计算着如何能一直唱下去,哪怕孩子早已毕业离校,自己也要留下来,不肯离开。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家长合唱团里,不少家长便是如此,有的甚至已当了祖母,依旧和伙伴们并肩而歌。这支合唱团创办于2012年,是上海首支家长合唱团,在上海市民合唱大赛中被评定为五星团队,更被称作上海的“梦想合唱团”。成员的经历各不相同,却都怀抱着一颗在歌唱中活出自我的心。他们早已结成一个大家庭,只想就这样一直唱下去。



家长合唱团登上第九届上海合唱节展演的舞台。



家长以歌声打捞岁月中的自我,又在旋律里与孩子相逢。他们把日子过成了和声——生活或有杂音,但合在一起,便是温暖的共鸣。歌里有爱,曲中有家。

# 梦想合唱团：一个不断生长的同心圆

【文、图/青年报记者 郦亮】

## 合唱团又添一位“团三代”

上午,示范团的排练还没开始,苏妈就赶着来发小孙子出生的喜讯,引得合唱团的团员一片欢呼:“又一个‘团三代’要来了!”

在小团的三十多位家长团员中,苏妈确实很有大姐姐的范儿,几乎一眼就可以认出。她和大家一起练习,不苟言笑,从不抱怨,也不气馁。显然,对这样的合唱排练,她很珍惜。

苏妈的大儿子去年结婚,今年就让她当了奶奶,而她12岁的小宝还在上实东校就读。也就在小宝刚入读的2018年,苏妈参加了合唱团,因为基础好,从大团升入了示范团。对待唱歌这件事,她极为认真。这几乎成为带娃之余,她每个周末给予自己的最重要的生活仪式。

大家把苏妈的孙子称为“团三代”,其实藏着心照不宣的期待:这个孩子将来也会加入他们,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一起歌唱,就这么一直唱下去。

“就这么一直唱下去。”每当看见苏妈沉浸于音乐中的那份享受,团长李彦就开始计算自己还能在团里待多久。“最起码能唱17年。”李彦说。她的算式并不复杂:2014年因为儿子入读东校,她加入了合唱团;现在儿子虽然已到其他学校读高中,但女儿还在东校就读,等女儿毕业,她正好唱满17年。

“可不能这么算啊!”有人立刻“反驳”她,“女儿毕业了,你依然可以在团里唱下去的。”李彦腼腆一笑。是的,在这个家长合唱团里,孩子毕业后依然留在团里的家长多的是。从2012年创团至今,漫长的十几年过去了,大家早已将合唱团当成了自己又一个“家”——而家,哪里是可以随意丢下的呢?

## 在歌声里“活出自我”

记者去采访那天,他们排练的仍旧是《秋意浓》。这是李彦和合唱团指导老师兼指挥隋广林一起选定的曲目。虽然室外已是春意盎然,但那“不怕相思苦,只怕你伤痛。怨只怨人在风中,聚散都不由我”的沉吟,却分明让人感到挥之不去的秋意。所有人练得都很投入,歌声如泣如诉。李彦觉得歌唱如此沁人心脾,她想这么一直唱下去。

李彦从小就爱歌唱。她歌唱远不止于爱好,可以说,她是有一点天赋的。她从小二年级就开始唱,一直唱到复旦大学硕士毕业。2004年毕业,后来结婚生子,先是儿子后是女儿,她成天不是忙于工作就是忙于带娃,竟有10年没能好好亮亮嗓子。直到2014年经人介绍,李彦才加入这个家长合唱团,并因水准高超,2016年起便担任团长至今。

一晃,她担任团长也已经10年了。时间过得如此之快,这让李彦自己都感到诧异。她也已由当年那个略带青涩的硕士生步入中年。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?这是她时常在思考的问题。



家长和孩子一同登台。



闯入上海市民合唱大赛决赛的家长。



家长合唱团在专场音乐会上表演。

现在每逢周日,孩子努力学习,李彦则放下一切,赶去合唱团和伙伴们歌唱。“唱歌是我从小就有的爱好啊。不能说,因为我要上班,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,就放弃掉自己的爱好,对吧?”李彦对记者说这话,虽是问句,但她其实已经想得很明白。

对于这一点,男高音声部的倪燕冬深有同感。倪爸的情况和李彦差不多:两个孩子,大女儿已在其他学校读高二,小女儿在东校读三年级。他是学校家委会主任,所以在合唱团里大家都半开玩笑地称他“倪主任”。

“过去有一句话叫‘一切为了孩子’。可到了我们这一代家长,追求的则是‘不忘初心,共同成长’。这‘初心’,就是我们自己的爱好,说得具体点就是唱歌。”倪爸说,在团里,很多人都成了朋友,有时排练结束还意犹未尽,大家就出去继续唱,《阿里郎》《灯火里的中国》等,唱得天花板震动,唱得口干舌燥,真是“活出自我”的样子了。

## 合唱“盘活”了亲子关系

团里不少家长的孩子也爱唱歌,这些孩子也就是爸爸妈妈眼里的“团二代”。孩子有时来看爸妈演出,有时索性加入其中一起唱。

孩子的演唱水准不断提高,让合唱团的家长有点压力了。周日上午的排练,倪爸迟到了一会儿,原因是小女儿一门课业的补习需要“回课”(查漏补缺),倪爸帮孩子处理完这一切后才匆匆赶过来。一路上他就在想,这次排练也得加把劲,如果被指导老师隋广林也来一下“回课”,那岂不是在女儿面前很没面子?排练的时候,倪爸唱起来相当卖力,嗓子一点也不省着用。

倪爸的两个女儿都是春天少年合唱团的成员。“爸爸,你这个唱得不对。”“爸爸,那样唱好像差点意思。”

倪爸经常要接受女儿的“检阅”。如此不留情面,总让他想起男高音声部的那个老李。排练时老李也时常“高一点,低一点”地提醒他,说的声音还不小,周围人都能听得见。

小女儿准备报名春天少年合唱团的时候,倪爸本想自己辅导就行了,结果被大女儿直接否决:“教还是别教了!”也好,倪爸现在就让姐姐辅导妹妹,他乐得当个听众。他说,自从参加了合唱团,亲子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。过去父女之间好像除了学习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但现在他们还可以聊音乐,哪怕是“这样唱还差点意思”,倪爸也觉得这是女儿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。

李彦有一天偶然发现,儿子的手机里竟存着一段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的主题曲《红星歌》。那是儿子在东校就读时,每逢开大会学生入场时必放的歌曲。儿子性格内向,很多事都藏在心里。李彦知道他存这首歌,也是出于对东校生活的怀念,就像他至今都舍不得扔掉初中校服那样。

“于是我就建议,在家委会年会上我们就唱这首《红星歌》,让儿子也穿着初中校服来听我们演唱,大家一起唱。”在与记者的交谈中,李彦将这说成是她唯一一次“出于私心而动用了团长的权力”,结果大家都说这与私心无关,这是一个妈妈对孩子无私的爱。

当然,也就在《红星歌》唱响的那一刻,妈妈走进了儿子的心里,儿子感知到了妈妈的爱。这可能便是合唱团带给每个家庭的那份可贵之处。

## 拆掉“门框”的合唱团

也正因为这般温暖的瞬间,苏妈越来越成了团员的偶像——大家都想像苏妈那样,在当了奶奶之后,仍能留在合唱团里歌唱。

对于家长藏在心底的这份念想,隋广林完全能够理解。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他,在2012年合唱团成立的半年后,就一直担任合唱团的指导老师,至今快14年了。这14年中,他也从一个小伙子变身为一个暖爸。他完全能够理解,家长在合唱团里重拾自我的那份雀跃,因亲子关系提升的那份感动。因为他自己也是如此。

周日上午是小范围的示范团排练,有三十多人;下午是大团排练,有八九十人。下午排练的是《上海的那头》。其中有一段男女呼应的合唱,女声充满柔情,而男声却显得过于一本正经,隋老师有点不满意。“爸爸们的演唱好理性啊,就像爸爸在对孩子训话,能不能舌头顶上牙齿,可爱一些呢?”排练厅里漾起一片笑声。第二遍再唱,果然好多了。“其实爸爸们也可以柔情似水,这帮家伙有无限的潜能”,对于这一点,隋老师心里有数。

李彦说,隋老师教唱也是柔柔的,即便要批评,也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,既能达到目的,又积攒了好口碑。如果把家长合唱团比作一个稳定而牢固的大家庭,那一教就是14年的隋老师显然是这个家庭里的重要成员,一个重要的稳定因子。

隋老师有一个观点,既然家长合唱团如此美妙,他们就无权将任何想加入的家长拒之门外。“如果说春晚没有门槛,那我们家长合唱团是把门框都给拆了!”几年前,隋老师就和李彦商量,要把所有愿意参加合唱团的家长都吸纳进来,所以现在他们的规模已经有几百人之多了。

未来他们还在规划,是否可以跨出东校的范畴,让其他学校的家长也可以参与进来。大家一起唱,直到“团三代”“团四代”来了,大家还在一起唱。



合唱团指导老师隋广林(左)在排练现场指挥。



排练时神情专注的家长。